

1983年为何选择重庆计划单列

计划单列,即省辖大城市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这是一种特殊的国家计划管理形式。

1983年1月10日,重庆市正式提交《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报告》,“报告虽经省里通过了,但中央批不批呢?”时任市委书记王谦、常务副书记廖伯康等市领导,都在焦急中等待。

市领导之所以焦急,还在于1980年7月,邓小平从朝天门登船考察三峡前,对送行的市领导说:“这是我第三次在朝天门坐船了,几十年来,这里的面貌没啥大变化哟!”邓小平第一次离开朝天门,是1919年秋天赴法留学,第二次是1952年8月调中央任职。

“小平同志委婉的批评,让送行的市领导坐不住了。”市委办公厅离休干部陶维全回忆,“1954年7月重庆划归四川后,邓小平就告诉当时的四川省最高领导李井泉:全年应有1/3的时间到重庆工作。”

1982年3月,中国社科院工业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林凌带领数十名专家,就国企如何扩权、放权进驻首钢调研,40天后写出报告上交国务院。这份报告还提出一条建议,即请求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协约国列强之间在奥斯曼帝国问题上出现分歧。英国面对战场压力和盟友之间的关系,选择同法国、沙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达成不同的战后瓜分意向。这些历史之中的仓促选择,对后世中东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学界称英国此举为“三舌外交”,讽刺英国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陷入头脑风暴” 19世纪以来,英国保守党一直希望扶持奥斯曼帝国,阻止沙俄舰队进入地中海威胁英国航运安全。但英国自由党掌权后,英国政府的态度发生较大变化,在宗教情感上,英国自由党政府更同情奥斯曼帝国内的基督徒,批评奥斯曼帝国对少数民族的排斥。

与此同时,一战复杂的战况更加让英国“陷入头脑风暴”。一战期间,列强之间的战斗充满不确定性,奥斯曼帝国是英国、法国和沙俄的强劲对手。战争初期,奥斯曼帝国不仅成功顶住了沙俄军队的



1997年3月14日,重庆成为直辖市

重庆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事实上自1981年10月起,国家先后选择湖北沙市和江苏常州进行城市综合改革的试点,“尽管试点取得了一定经验,但这两个城市毕竟规模太小,诸如中央与地方、条条与块块、军转民、市带县等重大课题,均无法通过它们来代表性和典型性?”

在蒋、林课题组于1982年11月给国务院的报告中,对此有精确概括:第一,重庆历史上就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第二,重庆工业门类齐全。第三,重庆是条条块块关系复杂的城市。据1981年统计,全市共有全民所有制企业737个,其中137家隶属中央的22个部和省24个厅局,几十条渠道直接向企业下达计划,造成全市经济效益低下。第四,重庆是我国生产常规武器

英国“三舌外交”为中东埋祸根

狂攻,还长期将战场前线稳定在高加索和小亚细亚半岛东部,极大消耗了沙俄的战争资源;在加里波利登陆战期间,奥斯曼帝国曾将英国、法国等协约国的约50万军队限制在土耳其海峡,让协约国损失惨重。

此外,奥斯曼帝国君主拥有伊斯兰世界“哈里发”的头衔,在宗教法理上能够“一呼百应”,号召全世界的穆斯林起兵,威胁英国在印度、埃及的统治,以及沙俄在中亚和高加索的统治。

“四处出击许下诺言” 为了拉拢盟友,赢得战争,英国在一战期间“四处出击许下诺言”。其中最为重要的3个就是:英国和法国签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英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以及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民族之家”的“贝尔福宣言”。

1915年至1916年,英国和

的主要基地,但国防工业的任务严重不足。第五,重庆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改革最早,改革领域最为广泛,并且坚持最好的城市之一,迫切需要进一步改革。

据廖伯康回忆,1983年3月“国务院26个部委、四川省29个部门会同重庆市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200多人,在重庆潘家坪宾馆开会,可见国家当时对这件事抓得很紧。”会议持续一个多月,主要围绕重庆“单列”后的具体事宜进行反复磋商,“研讨的全是敏感问题,如中央和四川省在渝的137个企业,分属46个‘婆婆’,下放重庆后怎么管?”按中央要求,除铁路、长航、民航、邮电、石油、电力、煤炭、军工等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骨干企业外,其余全部下放。更要紧的是财税上缴,廖伯康说,20世纪50年代重庆交四川省每年3亿元,80年代交6亿元,而四川省交中央才5亿元多一点,今后,这笔钱该怎么缴纳?据一位参加会议的老干部回忆:“当时中央部委、省、市三方争得不可开交,各方的手肘都往内拐,谁也不服谁。”

最后在1983年3月11日

正式形成了经国家体改委和四川省委负责同志审定的《关于在全国计划中对重庆市单列户头的实施意见》。从1984年起,重庆的第三次计划单列正式实行,直到1997年重庆直辖市成立。

重庆此次计划单列在方法上和内容上充分总结了历次计划单列的经验,并根据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要求丰富和深化了计划单列的内涵。这种模式的创新之处,就是“计划单列三原则”。一是单列市为“省级计划单位”的原则。即把重庆市作为一个相当于省一级的计划单位,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二是“全面单列”的原则。即经济社会发展各项计划均实行单列。三是“先二后一”的原则。即把重庆市和四川省不含重庆的辖区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省级计划户头,直接纳入全国计划综合平衡、统筹安排,由国家计委和国务院各行业主管部门将重庆市和四川省不含重庆部分的计划指标分别下达给市和省,只是在计划表式上仍采取“四川省下列其中重庆市”形式。

(综合《重庆晚报》《百年潮》张卫、陈之惠、马迷林/文)

希望国际犹太财团支持英国,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去信英国犹太人领袖,表示“赞成在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但是同时要求“不得损害巴勒斯坦现有非犹太社区的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

留下复杂的矛盾

“赛克斯-皮科协定”“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和“贝尔福宣言”让英国在中东的角色更为微妙。英国“三舌外交”的出发点是维持不同盟友的关系,安置不同盟友的利益,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耶路撒冷安全与外交事务中心”网站报道称,“赛克斯-皮科协定”和“贝尔福宣言”的曝光激起阿拉伯世界的抗议,他们认为这是对“麦克马洪-侯赛因通信”的藐视。

而为了安抚阿拉伯世界,英国在“贝尔福宣言”之后又发表白皮书表示,“建立犹太民族家园的规定不适用于约旦河以东地区”。英国的“多方诺言”在中东留下了更为复杂的矛盾关系。

(摘自《环球时报》9.11)

埃及为何青睐歼-10战机



▲巴基斯坦空军装备的歼-10CE战机

从机队规模来看,埃及空军在北非地区是一支颇为强大的空中力量。埃及空军拥有多型先进战机,具体包括:正在陆续交付的法国“阵风”DM/EM多用途战斗机,44架俄制米格-29M/M2/UB战斗机,近100架“幻影”战斗机。而埃及空军装备数量最多的当属218架美国F-16A/B/C/D“战隼”战斗机。

尽管埃及空军现役战机数量庞大、型号众多,但由于自身航空工业基础薄弱以及在某些方面受制于欧美国家的原因,导致其长期存在诸多致命缺陷。在主力战机性能

战场上持续使用。俄乌冲突中,俄军前几个月大量使用“伊斯坎德尔-M”战术弹道导弹、“口径”巡航导弹和Kh-101等远程高精度弹药,对乌军重要目标,比如机场、防空阵地和弹药库以及军工厂等进行精确打击,但是后期随着弹药的消耗,尤其是进入2022年年底,远程精确打击时断时续,相隔时间越来越长。西方情报部门公布资料显示,在俄乌冲突中,俄军使用了2000余枚高精度远程导弹,2023年后通常边生产边使用,攒一波导弹后集中使用一次。为了应对这种窘境,俄军从2023年起也开始引进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类似“天竺葵-2”的自杀式无人机航程超过1000公里,配备50公斤战斗部,命中精度在30米以内,能够用于对付一些大型固定目标,相当于一款廉价版巡航导弹。

分析认为,中东和乌克兰的冲突凸显了美军现役远程武器过于笨重且昂贵的问题。在预想的“高端冲突”中,美国军队将面临日益复杂的“反介入”和“区域封锁”行动,对低成本巡航导弹等远程打击手段的需求飙升。

据美国“国家利益”网站报道,埃及空军已订购中国歼-10CE战机来取代其老旧的美制F-16“战隼”战机。在埃及空军已经装备有美国、法国以及俄罗斯的第三代战斗机,并且有意采购EF2000“台风”战机的情况下,埃及为何还寻购另一种第三代战斗机?

提升方面,埃及空军一直被欧美国压制。事实上,由于以色列的关系,欧美国家对出售给埃及空军的战斗机都进行了空战性能上不同程度的“阉割”,使其无法对以色列空军造成较大的威胁。

比如,美国最初出售给埃及空军的F-16A/B战斗机只能发射AIM-9“响尾蛇”系列近距红外制导空空导弹,无法发射中距空空导弹,因此也就不具备超视距空战能力。不只是美国,法国也同样如此。法国向埃及空军出售“阵风”DM/EM多用途战斗机时,配套的空战武器只有“米卡”空空导弹,其最大射程仅为50公里,根本称不上是一款超视距空空导弹。从埃及空军当前面临的困境来说,中国歼-10C

战机的出口型——歼-10CE对埃及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首先,饱受西方航空强国掣肘之苦的埃及空军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获得一款作战性能更全面、足以对抗阿拉伯国家视为“叛徒”,更是与苏联彻底决裂。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持埃及空军装备的战斗力,埃及政府开始向中国求购战斗机。同年8月,两国正式签订协议,中国向埃及出售44架歼-6战斗机、6架歼教-6教练机以及备用发动机,合同总价值1.7亿美元。这是中国国产战机出口的第一单。后来,埃及又以2.2亿美元的价格从中国采购了60架歼-7战斗机和110台备份发动机。

(据澎湃新闻)

苏-57参战对俄乌冲突影响有多大

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报道,俄罗斯已出动其最先进的苏-57隐身战机对乌克兰的40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

作为俄罗斯装备的第一款第五代战斗机,苏-57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外界的关注。据称,在特别行动开始两周后,俄罗斯就已经开始在特别军事行动中使用苏-57战机,战机使用导弹武器在敌方防空系统作战范围外作战。

这并不是苏-57首次参加实战。2018年2月,俄空军向叙利亚赫迈米姆空军基地派遣了4架苏-57战斗机。俄国防部对此解释称,苏-57飞往叙利亚是为了在接近实战环境的条件下,检验战机电子侦察和无线电定位系统。最近苏-57参加实战的行动主要是使用Kh-69导弹对乌克兰目标进行防区外打击。

Kh-69导弹长4.19米,重770千克,最大射程达到400千米左右,战斗部重量310千克。该导弹采用惯导+卫星导航+图像匹配制导的复合制导方式,命中精度在7米以内,可用于防区外打击敌方机场、发电站和指挥所等高价值目标。

俄乌冲突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为何这个时候俄空军才开始更多使用苏-57战机



呢?一方面是因为经过两年多的生产,苏-57(见图)的装备数量已经达到一定的规模。冲突爆发初期,俄空天军的苏-57装备数量只有个数,目前已经达到25架,俄空天军希望借助实战检验该战机的作战能力以及提升飞行员的作战经验。俄目前面对的是北约支持的乌克兰军队,尤其是空中作战,几乎是与北约作战;另外一方面,Kh-69导弹进入比较稳定的生产阶段,同样也需要实战进行检验,目前俄正需要对乌军重要能源设施、军工目标等进行远程打击,削弱乌克兰的战争能力,Kh-69导弹有了用武之地。

苏-57很可能没有进入乌克兰境内就开始发动攻击,受到的威胁几乎没有,并不能全方位检验其战力,尤其是其夺取制空权的能力,而空战能力是苏-57的核心战力。因此,在乌克兰获得F-16战机的情况下,苏-57接下来是否会参与制空权争夺,值得关注。

(摘自《环球时报》)